红色之恋

宝塔山下中共名人的婚恋

王培 冷新宇 朱建邦 刘延兵◎编著

华文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之恋:宝塔山下中共名人的婚恋/王培等编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ISBN 7-5075-1966-X

Ⅰ.红… Ⅱ.王… Ⅲ.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9920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hwcbs@263.net

电话:010-63370164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衡水冀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680×960mm 1/16 开本 20 印张 23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0001-6000 册

定价:30.00 元

序言

翻开中国现代历史的画卷，革命圣地延安像一颗闪亮的红星，光彩夺目。在这里，巍巍宝塔山见证了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滚滚延河水奏响了永不消逝的红色恋歌。

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力量的大本营，代表着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光明前途。此间，许多著名革命家、革命知识分子及外国友人都在延安工作或学习过，为民主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鲜为人知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延安经历了恋爱、结婚，以及婚后的家庭生活，留下了情深意长、曲折委婉、荡气回肠的红色婚恋故事。

历史仿佛回到六七十年前，我们看到张闻天与刘英、王稼祥与朱仲丽、彭德怀与浦安修、邓小平与卓琳、陈云与于若木、贺龙与薛明、罗荣桓与林月琴、徐向前与黄杰、胡耀邦与李昭、罗瑞卿与郝治平、王树声与杨炬、许光达与邹靖华、王宗槐与范景明、田家英与董边、丁玲与陈明、郑律成与丁雪松、马海德与周苏菲17对夫妻肩并肩、手牵手，漫步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听到他们在窑洞里的欢声笑语。

红色之恋具有非凡的气魄与魅力，展现了老一代共产党人在个人情感与家庭生活方面的高风亮节，令人可歌可泣。

长征路上，张闻天与刘英相亲相爱。刘英担心结婚生孩子会影响部队的行动，便坚决地对张闻天表示：5年内不结婚！到了

陕北根据地，两人才成了家。毛泽东走进洞房大喊："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他还作打油诗，称张闻天"既爱江山又爱美人"。

陈云和于若木的婚礼极其俭朴，只花1元多钱买了点儿糖果、花生、瓜子和红枣等小食品，招待前来贺喜的同事。

胡耀邦与李昭婚前立下"约法三章"：首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然后才是生活的伴侣。建立家庭后，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大方向。

王宗槐与范景明婚后相继生了两个女儿。一次，王宗槐率领部队转移时，看到一个老乡家猪圈旁的破席上，躺着一个乱啃生茄子的干瘦小女孩。他赶紧抱起孩子亲了亲，发现孩子肚兜上有个"王"字，这才认出小女孩是寄养在老乡家的二女儿咪咪。

红色之恋是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的一个缩影，具有鲜明的时代风貌。

许光达与邹靖华自年少时就被"包办婚姻"，离别数年之后，"夫妻"两人竟在延安不期而遇，成就了一段传奇的美好姻缘。

田家英与董边婚后第一天就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中。他们每天清晨5点起床，拿着报纸，带上地图，上山读报，研究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的动态。

美国籍黎巴嫩裔医生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为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来到延安。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鲁艺"女生周苏菲相识相恋。不少男生眼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校花，心里很不舒服，伺机"报复"。一次，他们拦住马海德，大喊："谁接走苏菲，就留下买路钱！"寡不敌众，马海德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被他们都翻出来了。中国革命的红丝带将这对异国情侣连在一起，延安的窑洞成了他们温馨的家。

红色之恋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放射着革命者人生的光彩。这些革命先辈也是有着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有着对人间美好爱情的渴望与追求，有花前月下，有对心上人的无限思念，有同床共枕时的甜言蜜语，有为人父母的欣喜与操劳。当然，就像普通百姓居家过日子一样，他们也会遇到家长里短的琐事，品尝着酸

甜苦辣的人间烟火。

横枪立马的彭德怀大将军在爱情的门口也曾犯犹豫，但“战斗”打响后，他与浦安修从恋爱到结婚却采用了“速战速决”的战术。

邓小平通过卓琳的女友向她求婚，被卓琳拒绝。于是，敢作敢为的邓小平亲自找卓琳交谈。听了邓的一席话，卓琳觉得这个人还可以，是知识分子。由此两人订下终身大事。

薛明生第一个男孩时，素以干旱闻名的陕北居然暴雨不停，似乎验证了“贺龙就是水龙”的民间传说。

罗荣桓与林月琴的工作单位隔延河相望，被同事们戏称为延安的“牛郎织女”。每到傍晚，罗荣桓都骑一匹白马蹚过延河，到对岸与林月琴相会，倾诉心声。

……

当年的陕北民歌唱道：“三八枪，带盖盖，谁说八路军没太太？……”这歌声高亢、悠长，伴随着红色的浪漫情怀，激荡着万水千山，越过时间的隧道，依旧在我们的耳边回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序　言 / 1

披尽黄沙始见金——张闻天与刘英 / 1

一、莫斯科的相遇相识 / 1
二、红色苏区的相知相恋 / 5
三、长征路上的相亲相爱 / 7
四、陕北——革命恋情的一生牵手 / 11
五、同甘共苦、相依相伴的日子 / 18

同甘共苦的革命恋情——王稼祥与朱仲丽 / 24

一、天南地北赴延安 / 24
二、宝塔山下的美满结合 / 28
三、峥嵘岁月，同甘共苦 / 35

曲折爱情路，悲欢夫妻情——彭德怀与浦安修 / 43

一、组织部里来了个大学生 / 43
二、彭德怀在爱情的门口犹豫了 / 46
三、用五元“份子钱”办了婚礼 / 51
四、婚姻的航船穿行于曲折的爱河之中 / 55

从此风雨相伴五十八载——邓小平与卓琳 / 62

一、邓小平的曲折情缘 / 63
二、延河为证：邓小平与卓琳从此携手共进 / 73
三、在新中国的风云变幻中，他们始终恩爱如初 / 83

一对“老实人”的爱——陈云与于若木 / 88
一、带着组织介绍信到延安 / 88
二、爱情滋生于护理 / 91
三、“老实人和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 93
四、一元钱的婚礼 / 95
五、照顾陈云，于若木成了著名的营养学家 / 99

龙之恋——贺龙与薛明 / 102
一、“我们有五点相同” / 102
二、贺龙的情感之路曾经不平坦 / 108
三、“你算贺龙的家属还不行吗?” / 110
四、“一排龙，一排明” / 115
五、风雨同舟共患难 / 118

永不消逝的延河恋歌——罗荣桓与林月琴 / 123
一、给“光棍儿司令”提亲 / 123
二、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 / 128
三、转战南北的恩爱夫妻 / 132

延河之畔纯贞而成熟的恋情——徐向前与黄杰 / 141
一、初涉爱河 / 141
二、生离死别 / 143
三、两情相悦，心心相印 / 146
四、战火锤炼，爱情永存 / 150
五、执手笑看夕阳情 / 151

同志伴侣情——胡耀邦与李昭 / 155
一、延安最年轻的“高干” / 155
二、延安大学的“小天使” / 159
三、心灵的碰撞与婚前的“约法三章” / 160
四、同甘共苦，风雨同舟 / 162

五、同志伴侣爱终生 / 165

生死与共爱更深——罗琳卿与郝治平 / 170

一、延安相识 / 170
二、太行互恋 / 176
三、生死与共 / 181

月圆之缘——王树声与杨炬 / 186

一、求爱像打仗 / 186
二、战火姻缘 / 190
三、“调皮遇厉害，花好配月圆” / 192
四、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 194
五、平淡见真情 / 196

革命圣地的传奇姻缘——许光达与郎璜华 / 199

一、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结连理 / 199
二、战乱阻隔，痴情相守盼君归 / 203
三、月圆月缺，炮火中的背影 / 206
四、有情千里，延安重逢续前缘 / 208
五、休戚与共，忠贞不渝 / 211

宝塔山下结良缘——王宗槐与范景明 / 215

一、山歌传情，相识相恋 / 215
二、千里相会，延安完婚 / 221
三、转战南北，心心相印 / 226

一线风筝比翼飞——田家英与董边 / 230

一、“你只管去上班，别管我” / 230
二、“勇敢地走着一条光明的路” / 232
三、“两个人的事，由女方做主” / 235
四、“今天的课我上不了了” / 238

白头偕老的知心爱人——丁玲与陈明 / 244

一、幸福与磨难的三次婚恋 / 244
二、情深意长的“姐弟恋” / 250
三、妇唱夫随，其乐融融 / 257
四、风雨中携手并肩，白头偕老 / 266

黄土高原上的异国情缘——郑律成与丁雪松 / 274

一、奔向如歌的延安 / 274
二、迸发浪漫的初恋 / 278
三、收获艰辛的爱情 / 280
四、各领风骚的人杰 / 284

一曲和谐与崇高的歌——马海德与周冰菲 / 288

一、“要让全世界的穷人都能吃上鱼” / 288
二、“这事是你该管的吗” / 290
三、“谁接走苏菲就留下买路钱” / 295
四、“我们一辈子也不要分开” / 297
五、“一定要在中国消灭麻风病” / 301

附录：主要参考资料 / 306

后 记 / 309

披尽黄沙始见金

——张闻天与刘英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北上，于11月10日到达安定县（今子长县）的瓦窑堡。11月20日至24日，红军在直罗镇重创来犯之敌，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胜利的喜讯传到瓦窑堡，中央机关的干部和战士们一片欢腾。喜上加喜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与中共中央秘书长刘英经过长期相恋，终于喜结良缘。

张闻天与刘英，两个老一辈革命家，相识于异国的土地，相知于革命斗争的烽火，相恋于峥嵘岁月的征途，相爱于陕北的革命圣地，相守于诡异变幻的政治风云，休戚与共、相濡以沫，一任沧海桑田的变迁，身世沉浮的冷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离不弃，用一生真爱演绎出了一段绚丽壮阔的革命恋情。

一、莫斯科的相遇相识

1925年11月23日，一列靠烧木柴驱动的火车经过近半个月的走走停停，终于走完了7400公里的旅途，从海参崴抵达莫斯科。列车上下来了一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青年，他们是被选派到莫斯科“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通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中共青年骨干和若干国民党政要的子弟，其中有张闻天、如云泽（乌兰夫）、王稼祥、吴亮平、伍修权、孙冶方、陈绍禹（王明）、蒋经国等，这批人中很多有才干的青年，后来都

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张闻天生于1900年，上海南汇人。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发表了很多广泛涉及劳工问题、文化问题和家庭婚姻问题的文章，曾一度享有“少年文学家”、“少年翻译家”的美誉。

在分析欧美各国的离婚问题时，他表达了自己对婚姻和家庭的看法，他认为家庭问题是重要的社会问题，对欧美各国的高离婚率表示否定，认为其不利于增进道德和对子女的教育。他还认为在近代民主主义勃兴、男女完全平等的情况下，“强权不能施，恐吓无所用，最靠得住的只有‘恋爱’与‘亲密’”。这种认识基本上决定了张闻天一生爱情生活和情感发展的轨迹。

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夏到1923年底张闻天曾赴美勤工俭学，通过对欧美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具备了很深的文学造诣，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功底。

1924年1月20日，张闻天回到上海，为改变当时中国文坛的贫乏，他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文学创作当中，同年四五月间完成了长篇小说《旅途》和三幕剧《青春的梦》的创作。

《旅途》描写了钧凯和蕴青、安娜、玛格莱三个女性的恋爱故事，通过礼教与婚姻自由、“情爱”与“母爱”、热泪与委靡、理想与爱情、恋爱与革命等，反映了“五四”退潮时期青年知识分子在苦闷、彷徨中振作，继续为改造中国而奋斗的历程，隐约是张闻天一生感情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青春的梦》中，主人公明心有一段话仿佛是张闻天说给他父母听的，“当我小时候我并不曾向你们要求妻子，你们却替我预约了她；我在大学堂内读书时，我并不要娶她，你们又用种种方法使我娶了她；现在我离婚，你们不许；她可再嫁而社会不许；你们把她活禁在我们的家内，把她当作牛马，当作奴隶，反说我害了她！我现在老实告诉你们吧，害她的是你们不是我。你们害了她，社会害了她！”既表达了他对封建包办婚姻的痛恨，也隐含地表达了他对妻子不幸命运的同情和怜悯。在以后的日子里，张闻天在他的创作和教学生涯中热情宣传以“人”的觉醒为中心的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男女平等的思想，表明了自己对忠贞爱情的执著和追求。

1924年11月，张闻天来到重庆，在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担任英文教师。后来又到川东师范担任国文教师。在他的教书生涯中，张闻天以衣着朴素、身材修长、风度翩翩以及课堂上的奇思不断、妙语连珠，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得了学生们的普遍尊敬和崇拜，学生们经常到他的寝室聚会，他也借此机会向学生们宣传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宣传男女自由恋爱，抨击封建伦理。也因此他受到了当权卫道士们的打击和排挤，说他和学生在宿舍玩耍、谈笑，还给某女学生梳头等。最后，他不得不离开了学校，离开了重庆，回到了上海。

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靠着出色的学识和名望，张闻天自然成为这批留苏青年中的佼佼者。办理了入学手续后，张闻天得到了一个俄文名字——伊凡·尼古拉耶维奇·伊思美洛夫，后来他的笔名“思美”、“洛甫”就来自其中的部分音节。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张闻天的博学多才赢得了同学们的一致敬佩和赞誉，他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才思、流利的口语翻译、华丽的文采，很快使他成为“中山大学”的知名人物。1927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和沈泽民、王稼祥等毕业后留校任教。张闻天任新组成的师资班的班长，教授“列宁主义”和“联共党史”两门课程。

1928 年 9 月，张闻天由共产国际东方部和联共中央选送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这是当时苏联的最高学府，同时入学的还有王稼祥、沈泽民、郭绍堂等，能够进入这所学院在留苏的中国学生中引起了重大反响，大家都戏称张、王、沈、郭为“四大教授”。此时，由于国共两党分裂，“中山大学”已于同年春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劳大”。张闻天仍然是“劳大”教员，讲授“中国阶级斗争史”，直至该校停办。

这一年的秋冬之际，张闻天与苏联红军后勤部的一个办事员安娜·古尔宾斯卡娅相爱并同居，开始住在“劳大”主楼一层楼梯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后来才搬到特维列卡娅大街科津斯基巷 1 号楼 A 门 71 室。

1929 年春，在张闻天忙于理论学习和教学工作的时候，一个身材娇小的中国女子被送往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她就是刘英。自此，在张闻天的教室里，出现了一个勤奋的好学生。而且在张闻天的生活中，由于她的到来，一段平淡而神奇的革命恋情才得以开始。

刘英，原名郑家慧，1905 年 10 月 14 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金井镇的一个封建家庭，排行第五，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父亲是清末举人，但除了八股什么都不会做，思想迂腐守旧，眼看着家业一天天没落。母亲是一个生长在官宦世家的小姐，聪明善良，知书达理，却只能为丈夫传宗接代，空度了自己的一生。刘英的姐姐也是一个聪明好学的女孩子，

曾经设法进了一所职业学校读了两年书。后来被许配给一个地主家的少爷，不幸的是那位少爷得了严重的肺病，于是刘英的姐姐被嫁过去“冲喜”。不久，少爷就病死了，刘英的姐姐从一个活泼的女孩变成了抱怨终身的寡妇，从此脸上再没有了往日的笑容。

少年时代的刘英乳名叫“毛子”，母亲和有过惨痛经历的姐姐经常教导她：“女孩子只有读书谋个职业，才能自立。”转眼刘英的弟弟到了上学的年龄，由于路途比较远，刘英的父亲怕不安全，在母亲的支持下，刘英开始陪弟弟去上学，一路上负责照顾弟弟，到了学校刘英就成了弟弟的陪读，父亲还为刘英起了个学名——郑杰。

后来，善良的母亲又托人把刘英送进了一所不收费的职业女子学校，刘英的父亲也没表示反对。一年以后刘英背着父亲自己偷偷考上了同样是不收学费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师附小，开始尝试主宰自己的命运。结果父亲大发雷霆，坚决不让刘英去上学，还是母亲百般劝解，父亲才勉强同意，但必须走读以节省住宿费。这个时期刘英的读书生活相当艰苦，由于路途遥远，中午不能赶回家吃饭，只能喝凉水充饥。即便如此，刘英仍然坚持努力刻苦地学习，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1924 年，也就是在女师附小毕业的前一年，刘英听说由徐特立先生创办的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正在招生，当时徐特立刚刚从法国回到长沙，专门聘请了一些进步青年担任教员，其中周以粟、陈章甫、罗学瓒等都是共产党员，创办了这样一所进步学校，不收学费，专门致力于向学生宣讲革命道理和进步的革命思想。刘英马上赶去报考并以第五名的成绩被录取，父亲这次没再表示反对。

进校第一天，徐特立校长就对学生们说：“你们是女子，但和男人一样，是大写的‘人’。孙中山先生主张男女平等。现在时代不同了，你们和男人一样，有读书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和其他的一切权利。不过，封建势力不准许给你们权利，所以，还要靠你们自己去奋斗，去争取。”听了这番话，经历了坎坷遭遇的刘英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进步的革命思想，走向了革命队伍。当时正值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之际，刘英很快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而且作为进步青年中的佼佼者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 年 3 月，受罗学瓒的影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 6 月转正。

“五卅”运动前后，刘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大革命高潮时期，她担任过湖南省总工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干事，协

助总工会书记（委员长）工作。1927 年 10 月，湖南省委改组，刘英任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部长，在长沙近郊组织“灰日暴动”，失败后于 1928 年初由湖南省委派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1929 年春，党中央把刘英送往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 年“劳大”停办，年底刘英转入国际无线电学校。在莫斯科刘英与张闻天初次相遇相识，她与张闻天的一生情缘就此开始。

但当时刘英只是个学员，苏联名字叫“尤克娜”。张闻天则是红色教授学院的“教授”，有时到“劳大”兼课，是有名的大才子。两个人之间所有的只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张闻天对刘英来说只是一位值得敬仰的师长，并没有过深的交往，没有人能够想到若干年后，两人竟会结为夫妻。

当时刘英只是觉得张闻天的学识和人品特别令人佩服，他精通英语和俄语，理论水平高，文字修养深厚，为人谦逊平和，性格沉静文雅，颇有学者风度，没有其他更多的想法。而张闻天也很欣赏这个聪明机智、性格开朗、浑身充满活力的湖南籍小姑娘。由于环境特殊，学习和工作都特别繁忙，更因为当时张闻天有安娜相伴，他和刘英之间尚没有更多的接触，初次的相遇相识，便匆匆地擦肩而过。

二、红色苏区的相知相恋

1925 年 11 月，张闻天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在那里，他第一次遇到了刘英。

1930 年 12 月，由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党和革命遭到重大损失，国内急需干部，张闻天多次向共产国际执委东方部提出回国工作的请求。1931 年元旦刚过，他就接到了立即回国的通知，与好友杨尚昆结伴回国参加国内革命斗争。

这时，张闻天和安娜已经有了一个刚满周岁的儿子，但他无法带着她们一起回国，只能嘱咐安娜好好抚养孩子，等待中国革命胜利的消息。然而，他的这段姻缘并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得以重续，而是无疾而终了。

1932 年，张闻天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平和里 27 号，有一位女同志带一个男孩与他同住，扮做夫妻掩护工作。同年 10

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过不久，张闻天的住处突然遭到搜查，该女同志被捕，他只好又转移到了别的住处。直到以后他第二次遇到刘英。

这一年的冬天，刘英从国际无线电学校毕业后，被共产国际派回中国，1933年6月到达瑞金，她向党中央提出继续做自己所熟悉的群众工作。此时她改名为“刘英”，担任少共中央局的巡视员。后又被派到福建担任团省委书记。

一天，刘英接到一个电话：“尤克娜，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电话正是张闻天打来的，他于1933年1月进入苏区，担任中共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知道刘英刚从莫斯科回来，他马上打电话要她请客吃饭。刘英很爽快地答应了。

此后，张闻天和刘英的接触越来越多，每天晚饭后，苏区的年轻人有的唱歌，有的打篮球，有的打乒乓球，张闻天的乒乓球打得比较好，有时刘英去看热闹，他总喜欢招呼：“刘英，别光看，来一盘嘛!”刘英也不示弱，打了几次以后，球艺有了不小长进，对张闻天打球时的风度，更是打心眼里羡慕。

在当时的苏区，女同志本来就不多，刘英是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她身材娇小玲珑，性格热情开朗，有文化又留过学，包括张闻天在内的许多人都对她有好感。张闻天还介绍她和毛泽东认了同学和同乡。

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开头，曾这样描写刘英：

> 刘英还不到5英尺高，娇小得就像小孩子玩的布娃娃。海伦·斯诺曾经说她无法想像刘英在长征途中是怎么没被大风刮走的……刘英的个子虽小，但她具有钢丝一般坚韧的精神，毛泽东也一直关照着她。

1934年2月，刘英出席“二苏”大会后留在少共中央局，先后担任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群众工作确实是刘英的特长，同年春天，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受挫，中央红军需要补充大量有生力量，为突击扩大红军，5月刘英被派到于都县任“扩红”突击队长，很快在于都掀起了一个欢送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的热潮，仅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3个月“扩红”2200名的任务。为此，邓小平曾告诉刘英：项英称赞她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还受到了武装动员部的嘉奖。

但一开始的时候，刘英的工作并不顺利，当时正在搞“肃反运动”，“左”倾思想泛滥，个别领导指示：要先找出反革命，才能搞好工作，抓了一大批所谓的“反革命”。刘英旁听了一些审讯，感到许多被抓起来的人只是思想比较落后，或者说革命态度不太积极，便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了。在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一方面刘英不想昧着良心说话，另一方面又不能随便表态，不能自作主张就把人都放了，一时间刘英感到十分为难。

恰巧当时已经担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好像知道了刘英的心思，特意写来了一封长信，对刘英就肃反问题做了指导，指出肃反不能乱来，不能扩大化，对那些“扩红”不积极的群众，不能当作反革命抓起来。接到张闻天的信以后，刘英在工作中感到有了主心骨，如释重负，很快把被抓起来的群众都放了，因此，没有在肃反的问题上犯什么错误。对此，刘英十分感激张闻天给她的指导，此时，两人在内心深处已经种下了感情的种子。

三、长征路上的相亲相爱

紧张的苏区工作和生活并没有留给两个人心中这粒爱情种子生根发芽的机会，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开始出发的时候，刘英担任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这支队伍由 5000 名新兵和挑夫组成，负责搬运沉重的印刷机、制币设备、兵工厂的机床等，行动十分缓慢。为了躲避敌人的飞机，队伍只能在夜间行军；怕暴露目标又不能打火把，一晚上只能跑五六里路，挑夫还不断地开小差，简直成了全军的包袱。当时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在行军中走在一起，形影不离，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每次这三个人的宿营地都与第三梯队相距不远，刘英经常到张闻天他们那里去谈一些部队的具体情况。

毛泽东是刘英的老乡，王稼祥和张闻天都是她在莫斯科时的老师，他们都无时无刻地关心照顾着她，特别是张闻天对她总是格外照顾，总把一些好不容易才搞到的好吃的东西留给她，并时常流露出欲言又止的神情。张闻天还在工作上非常关心刘英，总让她多聊聊遇到的问题，对于刘英提

出的问题和疑惑，张闻天等人听得都很仔细。于是刘英就把第三梯队行军过于艰苦的问题提了出来。张闻天等人十分重视，遵义会议后就对整个队伍的编制进行了调整，解散了第三梯队庞大的挑夫队伍，沉重不堪的辎重设备扔的扔、埋的埋，队伍立刻变得轻松了，行军速度大大提高，机动性和战斗力也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不久，刘英被调到地方工作部工作。队伍到达扎西后的一天，张闻天在一个简陋的会场给干部们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刘英也到会场聚精会神地听张闻天讲话，张闻天说道："我们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我们在军事领导、作战指挥方面犯了错误。敌人采用的是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我们应该用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人的弱处，在运动战中吃掉他一路或一部分，各个击破敌人，这样来粉碎'围剿'。"他还说："决战防御的战备当然首先要求寻找有利时机与敌人决战，以转入反攻和进攻。但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则要退却，避免战斗，以保持红军的有生力量。为了寻找有利时机，就是放弃一部分或大部分苏区的土地也是应该的……"

刘英对张闻天的学识一向很敬佩，早在莫斯科的时候，她就知道张闻天的理论水平很高，这次听张闻天分析形势，对他更加信服和崇拜了，觉得他对现实问题和战略问题的研究也很深入，很多令人疑惑不解的问题，经过他一番深入浅出的讲解，刘英立刻就感觉豁然开朗了，对他的理解更深了一步，感情也就更发展了一步。她哪里知道她默默关注的那个人，此刻也正在关注着她。

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整个遵义城到处都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刘英和邓小平等一群青年干部正在大街上闲逛，忽然听到有人叫："刘英，刘英！"刘英转身一看，原来是张闻天正在向她招手，她赶紧跑过去。张闻天看刘英跑过来，脸上的笑意更浓了，说："刘英，到我那儿聊聊天，好吗？""好吧。"由于两个人关系一直很熟，刘英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刘英跟着张闻天来到了他的住处，当时张闻天和毛泽东住在一个院里，张闻天让警卫员在屋里生了一个火盆，十分暖和，两个人坐下以后，他又吩咐警卫员去煮一些醪糟。很快醪糟就煮好了，两个人一边吃着醪糟，一边随便聊着天。

从莫斯科到瑞金，从红色苏区到长征，两个人彼此已经十分熟悉，刘英一直把张闻天视为尊敬的老师和首长，在工作上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但今天，不知为什么，两个人总找不到合适的话题，聊着聊着就无话可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